

鄧榮棟◆著 紀連海◆審訂

挑燈看清朝

貳

康熙卷

歷史本身很精彩，
歷史可以寫得很好看！



鄧榮棟◆著 紀連海◆審訂

挑燈看清朝

貳

康熙卷

歷史本身很精彩，
歷史可以寫得很好看！

三
記
本

挑燈看清朝. 康熙卷 / 鄧榮棟著. -- 一版.-- 臺北市：大地, 2010.07

面：公分. -- (History : 39)

ISBN 978-986-6451-18-8 (平裝)

1. 清史 2. 通俗作品

627.2

99011978

挑燈看清朝——康熙卷

作者 鄧榮棟

發行人 吳錫清

主編 陳玟玟

出版者 大地出版社

社址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58巷38弄36號4樓之2

劃撥帳號 50031946 (戶名 大地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 02-26277749

傳真 02-26270895

E - mail vastplai@ms45.hinet.net

網址 www.vasplain.com.tw

美術設計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 2010年7月

HISTORY 039



定價：2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清朝皇帝年表／004

《挑燈看清朝》序／005

自序／008

第一章 童年／013

第二章 干涉皇權者，必消滅之／034

第三章 這群人／063

第四章 辭職報告惹的禍／081

第五章 星火燎原／118

第六章 否極泰來／140

第七章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163

第八章 欠債必須還／184

第九章 起點／195

第十章 發跡／209

第十一章 輝煌／243

第十二章 落幕／262

第十三章 天理良心／295

第十四章 今夜好夢／305

鄧榮棟◆著 紀連海◆審訂

挑燈看清朝

貳

康熙卷

歷史本身很精彩，
歷史可以寫得很好看！

三帝
紀連海

目錄

清朝皇帝年表／004

《挑燈看清朝》序／005

自序／008

第一章 童年／013

第二章 干涉皇權者，必消滅之／034

第三章 這群人／063

第四章 辭職報告惹的禍／081

第五章 星火燎原／118

第六章 否極泰來／140

第七章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163

第八章 欠債必須還／184

第九章 起點／195

第十章 發跡／209

第十一章 輝煌／243

第十二章 落幕／262

第十三章 天理良心／295

第十四章 今夜好夢／305

後金與清朝皇帝年表一六二六年～一九二一年

後金皇帝年表一六二六年～一六四三年					
廟號	姓名	在位時間（西元）／（年數）	年號	皇陵	
太祖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	一六一六～一六二六（11年）	天命	福陵	
太宗	愛新覺羅・皇太極	一六二七～一六四三（17年）	天聰	昭陵	
清朝皇帝年表一六四四年～一九二一年					
廟號	姓名	在位時間（西元）／（年數）	年號	皇陵	
世祖	愛新覺羅・福臨	一六四四～一六六一（18年）	順治	孝陵	
聖祖	愛新覺羅・玄燁	一六六二～一七二二（61年）	康熙	景陵	
世宗	愛新覺羅・胤禛	一七二三～一七三五（13年）	雍正	泰陵	
高宗	愛新覺羅・弘曆	一七三六～一七九五（60年）	乾隆	裕陵	
仁宗	愛新覺羅・顥琰	一七九六～一八二〇（25年）	嘉慶	昌陵	
宣宗	愛新覺羅・旻寧	一八二一～一八五〇（30年）	道光	慕陵	
文宗	愛新覺羅・奕訢	一八五一～一八六一（11年）	咸豐	定陵	
穆宗	愛新覺羅・載淳	一八六二～一八七四（13年）	祺祥一八六一 同治一八六二～一八七四	惠陵	
德宗	愛新覺羅・載湉	一八七五～一九〇八（34年）	光緒	崇陵	
* (1)	愛新覺羅・溥儀	一九〇八～一九一二（3年）	宣統		

* (1) 通稱末代皇帝或遜帝

※ 清朝建國於西元一六一六年，初稱後金，一六三八年改國號為清，一六四四年入關

《挑燈看清朝》序

非常幸運，得見鄧榮棟的《挑燈看清朝》第一部，我等著這本書，足足一年。

鄧榮棟與我是老朋友了，從他的第一本開始，我便一直關注。鄧榮棟雖然行文詼諧，然做事嚴謹，加上自幼接受國學訓練，對中國文化多有體悟，故而，我對他期望很大。

我讀過他的前兩本書，雖然寫得不錯，但是，仍然有所不足。我說的不足，是鄧榮棟很因循，兩本書讀下來，給我的感覺是，鄧榮棟難道真的「江郎才盡」？

但這本書出來，讓我改變了想法。

去年春天，鄧榮棟跟我說，要寫一部文化清史：不但寫清史，而且要傳播中國文化；不但要嚴謹，而且要好讀。我當時不以為然，因為清史浩繁，而中國文化更加繁雜。要講清史，又要講中國文化，還要寫得好看，堪比小說，怎麼可能？

一年來，鄧榮棟沉寂了，沒有與我聯繫，他好像人間蒸發，消失得無影無蹤。

突然有一天，鄧榮棟送給了我《挑燈看清朝》第一部順治卷。我釋然了，這本書難道真的出自於這位只有二十二歲的年輕人之手？文字老道，思想成熟，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然而，細細一想，我也不感到詫異。

我知道，鄧榮棟自幼對國學就很有興趣，父親引導他背誦國學經典。他至今仍能大致背誦《四

書》，特別是對於《周易》全篇經傳，他竟能熟練背誦，達到爛熟於心的地步，對於中國文化，說他很了解，應該不為過。

除了中國文化，鄧榮棟對清史也情有獨鍾。《清史稿》、《清實錄》是鄧榮棟常翻閱的書籍，康熙朝的《起居注》，文字枯燥，鄧榮棟竟然也讀得饒有興味，我很佩服，讀這些正統史書的同時，鄧榮棟也時常閱讀清朝筆記小說。

儘管如此，鄧榮棟仍在書房中沉寂了一年，才得以完成這部作品的第一卷。

當然，有了知識的儲備，還要有藝術的情懷，鄧榮棟寫的畢竟不是學術著作。讓我欣慰的是，這本書非常好讀，《挑燈看清朝》我是幾個小時內就讀完的作品，因為這本書，真是讓人愛不釋手，一讀便停不下來。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

我只能用這樣來評價鄧榮棟的這本書：

鄧榮棟要藉這本書傳達的：是朗朗乾坤的大道，是高貴無邪的品德，是仁者愛人的達觀，是逍遙遨遊的修養。此書是一個學者對世道人心的考察，是一個作者對人情冷暖的哀憫。

鄧榮棟藉順治當皇帝，表達了人性的貪婪與邪惡，指出了中國文化中的「無欲則剛」；藉南明王朝史可法的壯舉與馬士英的懦弱，表達了大丈夫的高貴與卑賤小人的無恥；藉多爾袞的遭遇，表達了對人格評價的複雜性，史筆如鐵，難道史官文化，真的就那樣客觀公正，不偏不斜？藉小南明王朝的滅亡，傳達了人生的悲苦，做人苦，做皇帝會更苦。

最讓我感動的，是鄧榮棟藉董鄂妃的遭遇與順治出家，傳達佛教文化的必要。鄧榮棟時常對我

說：人到傷心方為佛。鄧榮棟在寫這部分的時候，恰好承受失戀的打擊，我當時真擔心他挺不過來。所以，他是用人性化的角度來解讀順治與董鄂妃的，皇帝是皇帝，但是，皇帝也僅僅是一個普通人！

鄧榮棟描繪了佛家的解脫之道，這便是鄧榮棟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他最終從情感的陰影中走出來了。鄧榮棟是一個信仰生活的人；他喜歡彈奏琵琶，吹奏笛簫，烹飪水準很是不錯，所以，在整部書中，鄧榮棟的思想始終是堅強的。

天行健道，君子自強。我最欽佩的，其實不是鄧榮棟的學識與文章，而是鄧榮棟的為人，交往一年有餘，鄧榮棟上進心強，禮貌周全，老實誠懇，極盡孝道，善於言談，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是一個老師，我教過很多孩子，鄧榮棟是一個難得的好孩子。我時常在想，是不是他父親傳給他的傳統文化締造了他，文化可以造就人，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孩子學習中國傳統文化。

《挑燈看清朝》的最大特點就是把中國文化寓於歷史故事中，讓人能夠活學活用，得到啟發。居於這個原因，所以我建議眾多家長，請把這本書作為教育孩子國學的不錯選擇。

總之，我認為，這本書，是鄧榮棟到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一本書。是值得我認真閱讀，並且收藏的一本書；也是每一個想了解中國文化的人值得一讀的書。

是為序！

紀連海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於北京

自序

已經寫了兩本有關歷史的書，本來暫時不想寫，但是，思考六個月後，我依然拿起了筆。

寫有關歷史的書，實在是一件勞累活。連續數個月埋首於線裝古籍中，不管你如何堅定，你的身體總是試圖與你的信念相抗衡。習慣於眺望的雙眼死死盯住豎排的繁體古字，習慣於行走的雙腳始終停駐書房的平坦地板，不自覺的反抗與自覺的壓抑日夜不停的對峙與搏鬥。

與此同時，你還必須面對歷史的興亡更替、跌宕起伏。歷史的大喜悅亦或是大悲戚，你始終只是一個觀賞者，喝采或捧喝之後，必須回歸人情的冷漠與理性的嚴峻，然後塗塗抹抹。

我很想輕鬆，但是，我很難輕鬆。鼓角爭鳴早已遠去，邊城烽火已然熄滅，夕陽下的斷壁頽垣，掩映錦繡河山，浮現的不是歌台舞榭，而是哀號與呼救，千軍萬馬，流血漂橈。

面對歷史的厚重，有人選擇了退避，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有人選擇了順從，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有人留下了一聲浩歎，把歷史的模糊坦然遞交給滿首皓髮，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還有人記錄下歷史的嬉笑怒罵、爾虞我詐，傳遞給現代人一根魔杖，心機與圓滑，算計和機巧，歷史黑暗得讓人驚慌。

如果歷史僅僅是為了讓人退避的，那麼，又有誰人，真正退出了歷史？如果歷史僅僅是為了讓人順從的，那麼，人類豈不是坦然於歷史的奴隸？如果歷史只能讓我們敬畏與浩歎，那麼我們又需

要敬畏浩歎什麼？難道僅僅是那骯髒的嬉笑怒罵、爾虞我詐？亦或還有其他？

心頭埋藏的這些疑問，被始終縈繞在耳旁的呼喚驚醒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告訴我這個命題的，是英國哲學家柯林伍德。柯林伍德認為：歷史學的對象就是思想，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在自己的心靈中重演古人的思想，歷史學的證據不是證詞，而是古人的思想方式，它們同時也是今天思想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這種思想方式，我稱之為歷史文化慣性。

於是，我退避出了故舊紙堆，把目光投向了先秦的諸子們，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把這時代稱之為「軸心時代」，在這裏，呈現出全人類的思想範式與行為模式，一直延伸到現代。

但是，當我翻閱先秦諸子的時候，我顯得抖抖索索。西方的現代思想早已像洪水一樣，蠶食了諸多文化，我們兩千多年前的中華文明，還能否在這個錯位的時代大放光彩？我腦中始終縈繞著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與衝突》，一種文化的生存是否總以擊敗它的對手為其代價？

然而，在讀過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作家池田大作的對話錄《展望二十一世紀》後，我的疑慮消除了，在這本上世紀七〇年代的對話錄中，湯因比先生深刻的指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他指的不是中國政治，不是中國軍事，也不是中國經濟，而是中國文化。

文化到底是什麼？文化不僅僅是塵封的經典古籍。文化反而更是一種歷史的沉澱，具備某種文化之人，都有共通的價值取向與行為邏輯，這便是瑞士哲學家榮格所謂的集體人格。

所以，當我細閱諸子思想以後，又小心翼翼地進入了歷史，把歷史人物的具體行為輕輕剝落，留下的，依然還是諸子的思想，我想，這就是我為之感動並要傳達的中國文化了。

有了上述的知音，耳畔似乎響起了祖先的鏗鏘音響，我覺得，應該拿筆了。祖先們有的就像一

個嘮嘮叨叨的鄉村老嫗，有的則像青燈古殿中的一尊威嚴佛祖，正襟危坐，一言不發。但是，所有的祖先，都有一個樸實的願望，讓後代能在閒暇時刻，駐足緬懷一下他們。

於是，我從先秦出發，走過了秦漢，走過了唐宋，也走過了元明，心情變得激情澎湃。唐朝的璀璨與宋朝的熙和，元朝的廣博與明朝的繁榮，洗刷了我身上的最後一點自慚形穢，最後，我走到了清朝，我停住了腳步。這是一個怎樣的朝代呢？我不斷的反問自己。

它收編了中國的所有文化，整理出了很多古籍，厚厚一摞《四庫全書》就是明證；但是，它也讓中國文化飽經浩劫，一度走到滅絕的邊緣，最終，我幸運的看到，我們挺過來了。

就從它落筆了，這是我的選擇。我驚歎於清朝的歷史與文化的吻合。我藉順治統一中原來講中國兵家思想的具體運用；藉康熙治國傳達儒家的政治思想；藉短暫的雍正王朝來寫法家的必要；藉清朝鼎盛的乾隆時期，來傳達中國「外儒內法、濟之以道」的完整治國理念。

我們常說清朝是一個異族入侵的朝代，其實不是，是漢族戰勝了滿族。一個民族的最大悲哀，不是沒有國家，是喪失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平心而問，今日滿族人識得滿文尚有幾人？

所以，清朝是中國的清朝。他不同於元朝，元朝人對於漢文化充滿著抗拒，而清朝統治者們，他們一開始，就向漢文化稱臣，他們只敢用漢族聖人的口氣來發布命令，號令於國。

當然，還要繼續。藉嘉慶與道光，來探討中國文化自身無法克服的諸多矛盾。再以後的歲月，總讓人感到驚心動魄，湘軍與太平天國，中國文化與西方宗教思想的第一次較量；還有洋務運動，開始了中國經濟近代化進程；從戊戌變法、預備立憲再到辛亥革命，這是一條怎樣的政治近代化道路？直到新文化運動一聲疾呼，打倒孔家店，中國文化到底路在何方？

想了這麼多，我終於釋然了。釋然於人類的脆弱，歷史的大勢真的就能由人類而輕易逆轉？嬉笑怒罵、爾虞我詐只是對歷史的一種無奈順從，陰謀權術也僅僅是看不見的小聰明，真正的大智慧，是我要藉清朝傳達的諸子之道，所有的人生權術，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對它的簡單演繹。不講陰謀，我又能講什麼呢？《易傳·繫辭》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我要講的主要是陽謀，陽謀實際上是一種吻合於歷史大勢的文化，是看得見的大智慧。

這是一部怎樣的書呢？我不知道。它可以是清史，我講的都是清史上的人和事。它也可以是一部最為通俗的國學讀本，因為在書裏面，我加入了大量的諸子言論，並且對諸子思想，做了詠諧而易懂的闡述。當然，它還可以是一本勵志書，很多人的事蹟與精神都讓人感動。

我對讀者有何期望呢？人常言，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但是，這僅僅是一句安慰話，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無情的指出：人類唯一能從歷史中吸取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都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能夠改變者，是缺點；不能改變者，是弱點。人類的弱點豈能輕易改易？

並且，由於我的知識淺薄、才情有限，本書中的舛誤定然不少。故而，我對諸位讀者沒有些許希望，我只想讓大家在沒事的時候打開翻翻，靜靜聆聽我們祖先的教誨。

鄧榮棟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四日於汀蘭苑

第一章 童年

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

這一年，大清國的皇帝順治福臨，還在為母親為自己找的老婆而感到不滿，還在為對南明的作戰不利而煩心。他正在英年，還在打算著自己的將來，怎樣把自己塑造成一代明君。

這一年，英軍與荷蘭的第一次戰爭已經結束，不久後，英國就會取得整個海上的霸權；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在蘭斯被加冕，他不久之後就會知道，在遙遠的東方有位偉大君王。

這一年，俄國處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前期，不用多久，一個叫彼得的孩子將出生，他會建立與我們的主人翁一樣的霸業。這一年，日本還處於軍閥統治時期；這一年，美國還未誕生。

而這一年，對於中國來說，最大的改變，只在故宮中的一個角落。

三月十八日早上十時，故宮內，春風熙和，陽光明媚。

景仁宮裏劃過嬰兒的一聲啼哭。但是沉寂在刀光劍影中的大清國，此時還不可能去理會。

這個嬰兒的出生，沒有什麼特別的，長得不帥。若干年後，他出了一次天花，在臉上留下了不少麻點。儘管如此，只要見過他的人，卻都能感覺到他的威嚴，不容侵犯。

但是，這個孩子後來成功了。所以，我所傳述了無數次的事情就要上演，比如天生神鳥，降而